# 美中貿易戰下 2020 年經濟展望與台灣的機會

莊奕琦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 一、前言

美中經貿爭端之下 2020 年經濟展望，本文將從比較總體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目前美中經貿糾紛，雖從短期來分析但甚至可能成為長期的發展趨勢。對於世界經濟的展望，我們從許多經濟學家的評論或是國際機構，包括 World Bank、IMF、OECD 等幾個最具有權威的國際組織，這次顯示出來的預測狀況是大致相同的，是屬於進入低成長的陷阱（low growth trap），亦即陷入低成長困境，而且是一個長期性的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狀況，這是大家普遍認知的事實。在這樣的情境下可以發現，不管是何國際研究機構，他們所提出的評論或預測，在基本上大致都是比較負面性，而且是持續性出現的趨勢，包括：低動能、高風險、高貿易障礙，尤其是現在全球製造業除了低迷狀況之外，還有不穩定性的復甦，以及存在有各種的風險、持續衰退、且沒有見到曙光等。

因此，若從未來經濟發展來看，至少在短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普遍結論，就低成長狀況將會持續，這樣的情況可能不是在短期內可以轉變的。究竟什麼原因造成全球經濟淪為如此？或許我們可以從發展的脈絡加以觀察。

## 二、從全球化到反全球化

全球經濟可以發展到今天如此之高之快的境界，相對於戰後來講，可以說是大幅躍進，其很大的原因來自全球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帶動全球經濟發展，WTO 的成立使得全球貿易更進一步擴展。但是，我們卻又發現全球化之後，目前又再出現反全球化聲浪與波動。反全球化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運動，影響及政治民粹主義的興起，所選擇出來的一些政治領袖，都是相當具有反全球化性向。我們知道全球化在基本上是高度的國際分工，這波全球化從過去的四、五十年以來，將全球大概十億的勞工連結在世界經濟發展體系中，結果發現雖然整體經濟是在發展，但是某一部份勞工，特別是技能較低勞工的工資普遍下降，高技能的勞工工資則持續上漲，其所造成的影響是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

最近幾年，很多研究都顯示，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作者法國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指出全球發展現象，不僅是在先進國家與工業化國家，甚至是最為先進的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他們在本國國內的財富分配也是顯著擴大貧富差距，尤其強調 10%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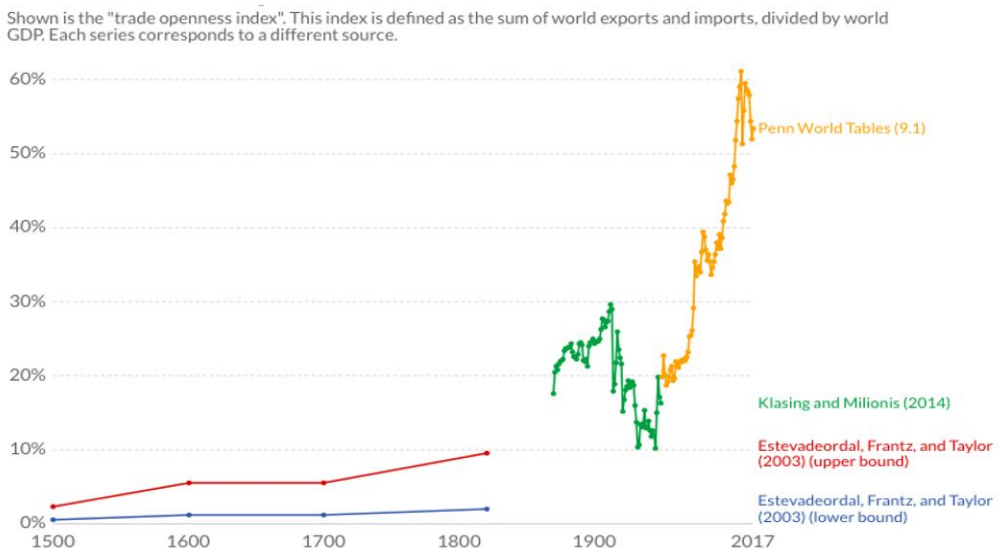
端的財富占全體財富的40%，而且以非常驚人速度持續增加。這種貧富懸殊狀況，當然造成社會非常的不穩定與對社會發展的不滿，進而有去全球化的現象出現。

新興工業化國家受去全球化的影響最大，包括我們台灣。雖台灣已經從新興工業化到已工業化國家，但這些國家特別是在亞洲，基本上是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所以受到的影響特別嚴重，這是為何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年去全球化影響力道，受創的亞洲國家如以前的四小龍目前是非常凄慘的。

去全球化影響方向包括保護主義興起、由多邊走向雙邊甚至是單邊的川普主義，其中以川普引發的美中貿易衝突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展現。但我們另發現在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中間出現第三條中間路線，企圖緩和這樣的趨勢，也就是區域化的經濟結盟，亦即在區域發展大型 Mega FTA 的出現，包括在亞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美國離開之後變成「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並已於 2018 年完成簽署。至於另一個區域經濟結盟東協加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除印度外，明年初也將簽署。雖美國本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成員，但現在川普卻又將其重新定義成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不過仍是一樣在形成北美的貿易集團。在歐洲的歐盟貿易集團更是一個全面性的大型區域經濟整合體。

在形成貿易集團後集團間的對抗，可以發現貿易的創造效果與貿易的轉移效果越來越強烈。此次中美貿易戰，是美國針對亞洲，特別是與中國大陸所形成的美中貿易之衝突，在基本上也是一樣有創造效果，有貿易轉移效果。在轉移的過程之中，將會有一些國家在其過程中屬於受益的，包括台灣。但是，不宜太過樂觀，若不能掌握整體趨勢，特別是如果不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內，則將受到更大程度的傷害，因為台灣不在任何區域性的 FTA 之內，既不在 RCEP 內，也不屬 CPTPP 成員，未來兩個集團將越來越加鞏固，若台灣持續遭到排除在外，則台灣勢必嘗到苦頭，這項挑戰是我們必須全力以赴並積極思考如何能夠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在此，我們回顧五個世紀以來，在全球化的發展，從貿易的指標，出口加進口占 GDP 的比例來看，可以明顯發現，從過去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全球化進度很慢；尤其到了二十世紀可以發現二次的大戰使全球化逆轉，但從二戰後開始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全球化則突飛猛進，一直到最近的美中貿易始有反全球化動向；但是，從整體的發展來看，過去二十一世紀以來所發展的全球化是非常快速的，僅是目前遭到瓶頸和一些反對力量。




資料來源：Estevadeordal, Frantz, and Taylor （2003）, 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 Feenstra et al.（2015） Penn World Tables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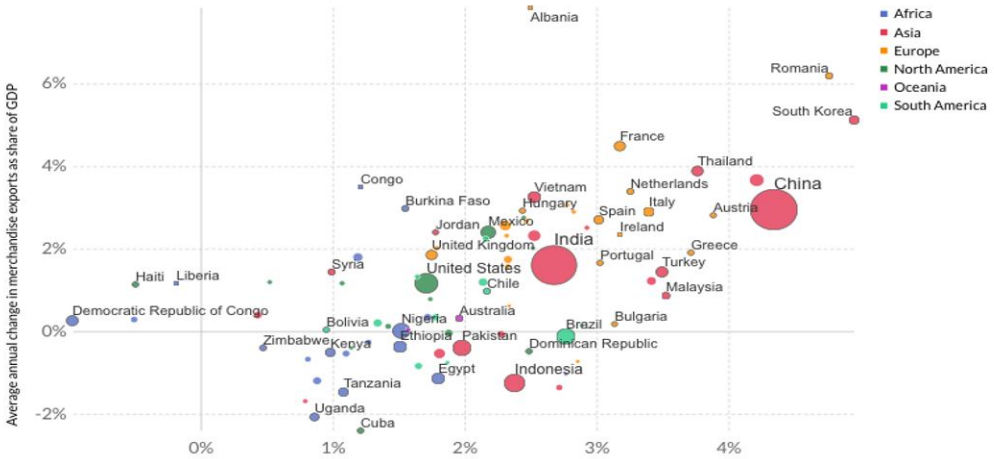
圖一、五個世紀以來的全球化軌跡

圖二為全球出口占 GDP 的比重，也是一樣，在二次大戰前是下跌的，之後全球出口占 GDP 的比重，從不到 10%，上升到目前 25%；現在反全球化又有一些波動，甚至往下趨勢。但是，可以明顯看到，從戰後經濟體系的發展明顯的是由出口來帶動，若以台灣為例，台灣從戰後初期一個落後的國家，人均所得不到美金兩百元，到目前達到美金兩萬五千元，真的是非常驚人的發展趨勢，堪稱經濟發展的奇蹟。從全球化過程以及從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中可以發現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大原因是來自出口所帶動的，顯然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Fouquin and Hugot （CEPII 2016）。

圖二、世界出口占世界 GDP 的比重

圖三顯示 GDP 成長與出口貿易的依存程度有高度正相關，所得增加是來自於全球化與貿易增長所帶來的。貿易越開放，經濟成長、經濟所得也會越高。印度、中國大陸量體很大，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開放程度比印度來得高，經濟發展結果其人均所得也是比印度來得高。




資料來源：Fouquin and Hugot （CEPII 2016）,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 Population （Gapminder, HYDE（2016）& UN（2019））。

**圖三、經濟成長與貿易發展, 1945 - 2014**

當然，這些成長果實有無均勻的分配所有參與者？這是很大的問題，因為分配不均的結果才帶來了反全球化的逆襲。1960 年代之後這波全球化，特別與之前不同的地方，是貿易最多的是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也就是機器設備等資本財。由於資本財的貿易大於最終消費財（final goods）的貿易，所以這波全球化貿易所帶來的是產業內分工。再加上科技的發展使產業內分工造成全球供應鏈的形成，一個產業在許多國家中進行不同的生產工序，隨著生產供應鏈上不同部分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擔任形塑全球的產業分工，在產業供應鏈貿易增加的同時，促使中間資本財貿易的增加。

隨著科技進步，我們發現促進快速全球化的另一理由是，通信與運輸設備成本的大幅下降，若在 1930 年代的成本為 100%的話，現在則已下降到大概僅有 20%，因為科技進步所以導致運輸成本大幅下降，更加容易加速全球化進程的腳步。

主要國家出口占 GDP 的比重提高代表全球經濟體系的融合，特別是如中國大陸及德國，兩國的製造業出口比重最大。其他先進國家包括日本、英國、美國也都在其中，其出口比重都在提高，也就是說他們在發展過程中都漸進的融入到全球的經濟體系中。

另一現象需要特別注意，服務出口比重越來越高，這種現象很明顯出現在包括美國、英國、歐洲等歐美國家。因為一個國家在日益成熟時，服務業是與提升所有人民衣食住行娛樂等生活品質有直接關係，其占比越來越高，附加價值也越來越高。這一部份在亞洲國家中，不論是中國大陸抑或是台灣、日本，服務業出口比重相對這些歐美國家都是偏低，這也就是為何亞洲在區域或全球生產鏈中，其服務業在發展上是相對落後。其實附加價值較高的服務業是可以賺取很大的利潤，所以相對於歐美先進國家在全球的所得分配上亞洲國家是偏低的。因此，像台灣這種資源稀少的經濟體，未來發展服務出口絕對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

再者，另一重要的趨勢是南南貿易的提高，過去主要貿易是在先進國家之間的貿易，也就是富有國家與富有國家之間的北北貿易。過去北北貿易的全球占比最高，達到 80%以上；但是，比例一直在下降，現在已經低於 40%。與此相對的南南貿易，也就是落後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貿易，或是開發中國家間為主的貿易，從過去幾乎是零逐漸不斷提升，尤其 2000 年之後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反轉，一個是往下走一個是往上走，而且兩者已經相當接近。

換句話說，南南之間的貿易已經成為重要的另一經濟走向，這是我們在觀察全球化的發展之中，需要觀察的脈絡變動。尤其台灣這種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體，絕對需要掌握其脈絡變動。因此，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特色在哪裡，應該選擇哪一條路，以發揮我們最大的利益，當然就會與我們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給予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支撐。目前新南向並無較明顯的成果，其問題在哪？我們需要好好思考，顯然南南貿易，特別是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其中所涉及的都是開發中國家，所以未來一帶一路將會是促進南南貿易的一個頗重要的計畫，也是我們推動新南向政策必須加以思考的變數。

## 三、美中貿易戰：兩敗俱傷

接著，再來討論我們非常關心的美中貿易戰之發展，從最近聯合國所提出的一個報告，很明顯地看到其發展趨勢與經濟理論完全符合，其結果註定兩敗俱傷。雖然我們目前看到雙方同意將會分階段達成協議，但是中美貿易戰絕對不會就此中止，現在僅是一個開端，可能還會持續一、二十年以上。因為這已經涉及世界第一與第二經濟體的對抗，若從量來看，不久的未來中國大陸將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不過，若從質來看則相差懸殊，因為中國的人均 GDP 元低於美國的人均 GDP，只有約五分之一。換句話說，以兩大量體

如此之大經濟體進行貿易戰，其爭取的乃是世界的領導地位，不旦貿易戰會持續，其實科技戰才是爭取最後主導權的戰爭。

從目前的研究發現，因為美國增加貿易關稅，造成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呈現下降，相對 2018 年的上半年，貿易爭端開始之後，2019 年的上半年，很明顯地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減少 25%，亦即減少 350 億美元，從 1300 億美元減少到 950 億美元。由於中國大陸以出口為導向，在短期內對美國的出口減少 20%，會重創中國大陸的經濟，尤其中國大陸經濟已經面臨新常態下，再受這樣重擊，經濟成長勢必放緩。雖然對中國大陸明年的經濟成長預測有很多不同的數字估計，但是從各外國機構的預測估計可以看到，大致落在 6%以下。很明顯地，中國大陸經濟明顯下滑，很多產業都會受到影響，因為中國大陸出口美國是普遍的各種產業的產品。相對美國來講，不但出口中國大陸產品種類不多，而且比較集中在某些農業產品為主且對外貿依存度也比中國大陸低，所以美國經濟基本上受到的影響較小。

雖然現在美國經濟因貿易戰關係而稍微有些變動，但是相對是穩定的。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提高關稅結果是犧牲消費者的權益，反映在物價上漲。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利用人民幣貶值方式抵抗關稅，也就是說美國提高關稅，中國大陸就採貨幣貶值作為因應加以抵消，大概抵消了 8%。但仍有 7%是要反映在成本總價上，必須轉嫁到消費者物價，美國消費者必須承擔，所以物價上漲受到的影響是通膨的壓力，物價上漲將影響到消費者荷包，購買力下降就會影響選票流向，所以川普要競選連任當然也需要將其納入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貿易戰所創造出來的短期轉單效應非常明確，亦即貿易的轉移效果，因為兩強衝突在加徵關稅下東西的價格變貴之後，勢必移轉其他地方找新的供給，在上述 350 億元中估計有 214 億元，也就是 60%的貿易是轉移其他國家。至於其他 40%，乃因為出口量減少以及出口需求減少，則是由國內產業的生產來替代。在轉單的貿易之中，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台灣，所謂貿易轉移有 20%是轉到台灣，其他包括墨西哥有 16.7%、歐盟大概有 13%、越南有 13%，所以整體轉單效應影響這些國家，在短期中享受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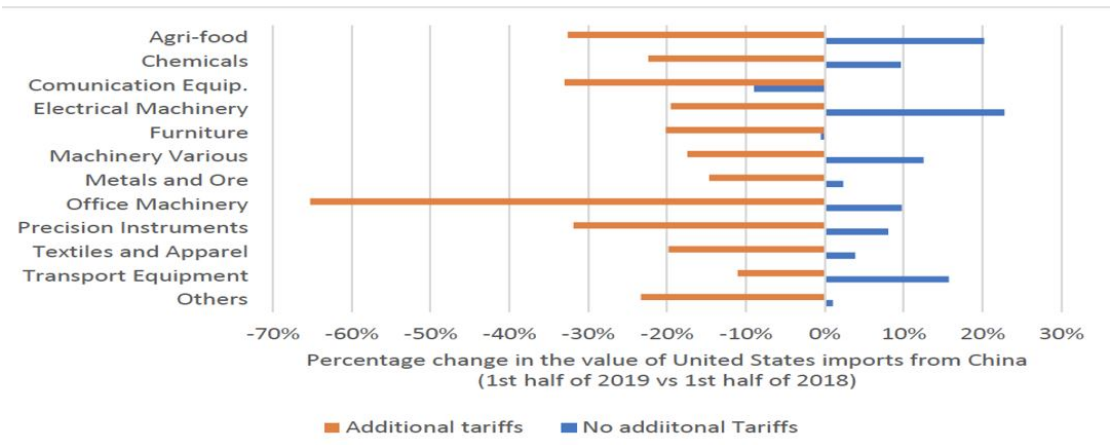
但是，若從長期來看，美中貿易戰勢必轉為新的科技戰與全球供應鏈的重組，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發展趨勢。川普為何啟動貿易戰？因為發現中國大陸的崛起是在一個極不公平的貿易上，若從關稅來看，因為中國大陸以開發中國家名義加入 WTO，關稅大概 10%以下都是可以接受，先進國家則為 5%以下，

所以在關稅上相對有這樣特殊的待遇。但是，較不公平的貿易是呈現在非貿易障礙上，例如進口遭到刁難，針對進口東西要求必須接受一些規範，造成進口較不容易，甚至要求投資限制僅能投資什麼行業，甚至規定在投資時必須採取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經營模式；此外，在開放市場的同時，強迫必須進行技術移轉，或以不當手段竊取技術等，從美國的立場來看這些行為都是不正當不能接受的。

換句話說，長期以來在 WTO 架構下對中國大陸有利，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長期這樣下去，美國科技遲早將被中國大陸追趕上來，特別是中國大陸的「2025 中國製造」計畫，並非僅為達到翻轉技術，或是追求貿易擴張，而是希望將製造技術提升成為一個世界先進的國家，不僅是成為大國，而是成為強國，製造強國。如此一來，全球供應鏈勢必重組。如果持續發展，中國大陸在全球供應鏈中將會扮演一個極重要的主導角色，以期未來要打，不如現在趁中國大陸羽翼未豐時先開打。因此美中兩強相爭乃勢之必然，兩個集團在這樣相爭的狀況之下，我們是否需要選邊？如果大家都要選邊，則將對全球經濟的發展形成一個不利因素。因此，美中貿易戰基本來講，就是對於全球經濟等於放置一個巨大核彈。

無庸置疑，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貿易量和值明顯下降，而且這些下降可以看到在各行各業中，其中下降最多的是辦公室機械設備（office machinery），這類設備恰好是台灣轉單獲利最多的部份。此外，依序包括化學製品（chemical product）、通信產業（communication），以及精密儀器（precision instrument）等產品普遍受惠，這些是中國大陸受創最多的產業，也就選擇轉移至其他國家生產。

**Figure 2. Percentage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imports from China in tariffed and non-tariffed products, by sector**



資料來源：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data。

圖四、附加關稅對不同產品的影響：中國對美國出口

究竟川普這種作為，能否讓美國真的再次偉大？其實，更進一步觀察沒有那麼偉大，但是在基本方向上已經定調，雖整體經濟表現沒有凸顯，但卻凸顯了美國利益所在，有難怪共和黨與民主黨在這個議題上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也就是在凸顯美國利益上，對抗中國大陸的態度兩黨是一致的。此乃許多人認為，川普是否連任，雖是一個重要的影響，但即使沒有連任，接任的美國總統照樣需要重視美國利益而對抗中國大陸，尤其川普已經很清楚的點出其重要性及必要性，並且形成普遍的共識。因此，美中貿易戰在短期內不會罷休，長期則將會更進一步延伸，而且是延伸為科技戰。

在兩強的對壘之下，勢必強迫其他國家選邊，生產供應鏈自然將會重組，在全球生產供應鏈的重組下，這是今天的台灣必須思考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將刺激中國大陸加速尋找自主技術，以及激發中國大陸進行技術競爭，說不定讓其中國製造 2025 計畫加速完成。雖然現在中國大陸刻意不再提該計畫，避免讓美國更加的緊張，但該計畫的目標是不會更改的。至於區域經濟的整合也是一個趨勢，台灣如何能夠順應加速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等於建築一道防火牆，我們在防火牆下讓貿易大戰的威力能夠減至最低，這是我們台灣需要慎重思考的地方。

若從川普與歐巴馬任職期間美國經濟的表現來比較，川普的表現是否比較好？相較於歐巴馬後期，川普並未表現比較好，但是至少美國經濟成長還算是穩定，在 2%到 3%。尤其失業率是明顯的持續下降，此乃因為川普讓一些產業重返美國，在產業回流的同時，也就帶動就業增加。一旦就業增加，就是會轉化成川普的選票。

此外，工資上漲方面，川普期間相對歐巴馬期間，工資是普遍穩定的上漲，短期來講，都算是川普的貢獻，但是還沒達到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地步。因為比較過去，在 2019 年時，雖美國經濟成長 3.5%，但其基本是仍在一個長期趨勢上，並非是川普的功勞。但是，最近因為貿易戰，可以看到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是不能迴避需要加以思考的。畢竟，貿易戰造成兩敗俱傷。

其實，從股市中可以看到股價震盪加劇，雖然上漲到一個波段，但是卻又發現此波段震盪性向頗大。由於兩強相爭不確定性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其不穩定性勢必反應至金融體系上，其實金融是領先指標，常被利用作為預測發展趨勢，所

以可以發現川普所帶來的美國股市不穩定性非常明顯，加上美國目前是全球股市的主導國家，一旦美國道瓊指數變動，當然就會影響其他國家在股市上指數的變動。

## 四、歐盟是目前最為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系

雖然歐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個開放經濟體，但歐盟經濟從 2008 年金融危機到現在持續低迷，是低通膨、低利率、低成長的一個區域經濟體。歐盟目前除了自己本身歐債危機之外，還有難民問題，加上英國脫歐問題，都讓歐盟本身前途未卜，未來是否造成分裂？部分人士預測歐盟將會崩潰，是有可能性，但個人認為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英國脫歐之後其他國家是否會跟進？這個可能性存在少數國家中，但是否因此就造成崩潰？則是未必。

比較可能的情境是，歐盟未來採取一個多軌複數的整合模式，也就是說國力比較強的、發展速度比較快的國家走在前面，包括德國、法國，國力相對比較弱的、發展比較慢的東歐國家則走在後面進行整合，這種整合是多軌的複數整合，如此情況下歐盟是可以持續的。其實，歐盟的發展是最好實例，部分小型經濟體一直在歐盟中，例如荷蘭、芬蘭、愛爾蘭等這些小型經濟體，都是透過歐盟經濟整合，在開放經濟體中特別獲取許多好處，這也是為何台灣需要積極加入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利用我們小型開放特色，從開放中獲取最大利益，是值得台灣需要思考借鏡的地方。

其實，歐盟、日本都是已進入到失落的經濟成長期間，成長率均在 2%以下。歐盟債務危機造成其製造業持續疲軟，若從歐盟出、進口來看，是非常開放的經濟體，雖然每個國家開放程度不盡一樣，但在基本上其占比都在 40%以上。此外，歐盟還有一個好處，其 FDI 流入及流出都非常高，占 GDP 的比重頗高，均在 40%以上，所以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經濟體，這是台灣未來需要思考之處。在這樣的經濟體下，是比較開放比較沒有仇外的心態，比較願意與世界的國家做朋友，以及願意與區域內與區域外的國家做朋友，這樣經濟體是台灣需要積極爭取的經貿夥伴。尤其歐盟雇用外國人士的人數比例最多，最高曾經達到 40%，最低也有 5%以上，平均則是有 15%到 16%的就業人口是具外國籍的。

## 五、中國大陸經濟下行不可避免：保六不易

中國大陸保六不易，已經非常清楚。其實，中國大陸經濟問題不是美中大戰問題，而是經濟結構問題，也因現在需要轉型，所以需要「中國製造 2025」

計畫。但是，中國大陸在轉型上，卻面對著一個很大問題是其所謂「供給側改革」，是一些制度面的改革，包括很多去槓桿做法。不可否認，這種結構改革短期必然會導致經濟下行，也就是進入所謂新常態。在經濟新常態狀況下，如轉型已經不易，但是問題是現在的美中貿易大戰，造成經濟進一步受到衝擊。由於中國人就是愛面子，雖在表面上再三表示其對中國大陸沒有什麼影響，但在事實上卻是受創很重，而且是全面性的。

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大陸是否會減少去槓桿做法？因為中國大陸需要刺激經濟持續成長，不論是財政政策的手段，或者是貨幣政策的手段，任何刺激經濟景氣的政策都讓中國大陸經濟像吃毒藥一樣，增加風險經濟更加容易下滑。亦即造成中國大陸經濟更嚴重的隱憂，乃是其經濟結構無法順利轉型。因此，目前來看中國大陸去槓桿政策似乎因經濟下滑而呈現趨緩。至於未來，長期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之影響頗大，一旦中國大陸經濟不穩定，勢必將影響區域經濟，甚至全球經濟，這個是我們需要加以觀察的要點。

現在每個國家都在進行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的貨幣政策，因為救經濟採取印鈔票最快也最容易，，但因為利率已經降到最低，趨於零利率，傳統貨幣政策局限性已現，在零利率的狀況下，只好採取 QE，QE 就是印一堆鈔票購買一堆垃圾債券增加流動性，這樣的結果是造成金融體系埋下更大不穩定性。尤其金融證券機構資訊不對稱非常不易監督，過去 2008 年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現在因為有所謂數位經濟、數位貨幣，更難掌控。在這樣的情形下，非銀行體系的灰色金融或影子銀行，可能帶來更大不穩定性。

至於財政政策，我們看到現在債務化已經成為常態化，其對國家也是一種危害。隨著中國大陸經濟下行，經濟結構在習近平掌權實施補貼政策下，國進民退，國營事業日益龐大，主導力量日益增強，其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或是對世界的發展，均是不利的，尤其國家補貼特殊產業進行不公平貿易更是美中貿易戰主要打擊的目標。雖然目前雙方同意簽署階段性協議，但是長期來講，個人覺得美中兩國對抗已經是一個長期必然的發展主軸。

## 六、結語：台灣機會與可能做法

台灣機會又在哪裡？我們需要重新定位我們在全球與區域供應鏈的角色，以創造優勢的貿易效果。尤其 CPTPP、RCEP 都要積極爭取加入，是我們突破困境的必然選擇。其中，RCEP 受到中國大陸影響最深，在兩岸關係沒有辦法改善下，台灣欲進入難度極高。換言之，若欲進入 RCEP，則需先行突破兩岸關

係。可惜的是，目前政府採取迴避不談也不正視兩岸關係，甚至將今年的選舉主軸轉為保護主權的抗中運動。究竟如何保護主權？如果兩岸關係能夠和平穩定，自然就是保護主權。亦即將問題只聚焦於「芒果乾（亡國感）」，卻未思考如何具體改善兩岸關係，才是最大的問題。如果我們需要改善兩岸關係，個人覺得需要深化已經雙方認同簽署的 ECFA，是目前兩邊可以在深化進行的制度性安培，就算不談九二共識，仍然需要如何朝向檢討和更密切的鞏固 ECFA，以保護台商在目標中國大陸市場中能夠取得更好發展契機。

此外，從美中的貿易戰的結果未來全球生產供應鏈必然要分裂重組，一邊由中國大陸主導，另一邊由美國主導，強迫各國需要選邊站。夾在兩強中間，台灣最好的策略則是兩邊押寶，第一是利用 ECFA 延伸與中國大陸的持續經貿關係融入內部供應鏈，目標中國大陸的市場；第二是台灣必須利用與美國的盟友優勢，現在美國經濟仍強，尤其以科技為主導，若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再透過南南貿易的東協國家，讓台灣的產業能夠從中國大陸轉移出來，與以美國為主導的產業形成一個全球生產供應鏈，兩邊都能夠押寶、兩邊都能夠取得利益，屆時我們台灣始能走出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不能僅強調製造業，現在已經是數位經濟時代，很多數位經濟平台創造出來很多的服務貿易，如電子商務。如何增加服務貿易，服務貿易就是台灣的軟實力，這是台灣特有而所有世界其他國家所缺少的。凡是到世界走過，再回過頭看台灣，以台北為例，可以發現很難找出一個城市能夠與台北的多樣性、便捷性與安全性可相比擬的，從商業的發展前景來看，具有相當良好的潛力。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如何發揮我們的軟實力？創造我們更多的高附加價值的服務輸出，是我們台灣非常重要的未來發展方向。我們在面對美中貿易戰下，其實我們台灣可以擁有很好的機會，也需要有一些做法，可讓台灣能夠走得更長更遠。